

701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四年第一辑

(晴川现代人物选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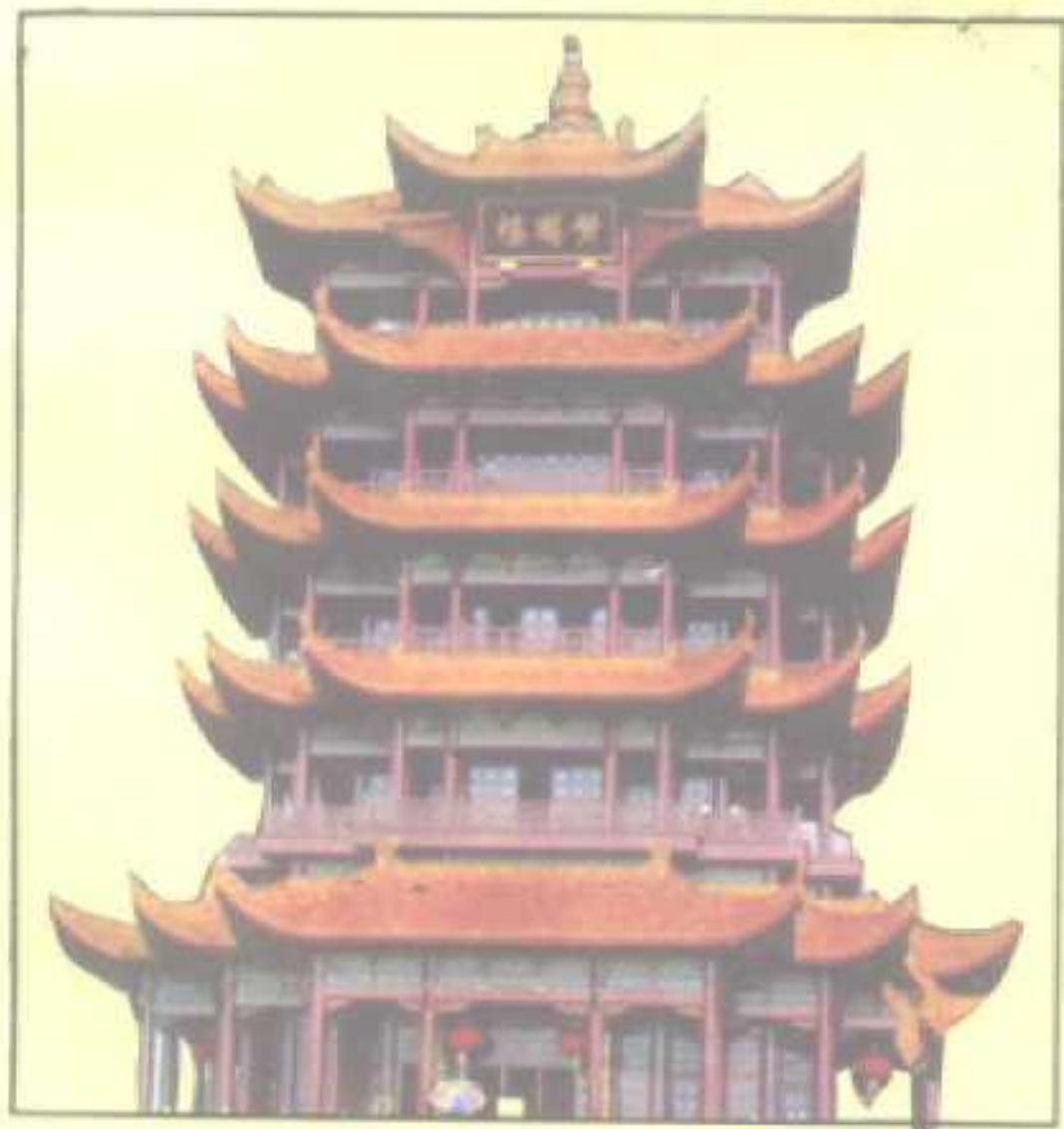
汉剧大师陈伯华的艺术生涯

“黑格尔通”张世英

当代中国的核专家朱光亚

归元寺高僧昌明法师

一位老红军的足迹——王海山传略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萧志华
副 主 编:刘通鸾
封面设计:王心耀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1994年3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印刷:武汉测绘院地图印刷厂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30号

定价:3.00元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晴川现代人物选专辑)

目 录

本刊 特稿	汉剧大师陈伯华的艺术生涯	黄 靖(1)
	当代中国的核专家朱光亚	朱光玮(16)
学 人 春 秋	华中师大校长王庆生治校梗概	黄 林(21)
	“黑格尔通”张世英	陈卫贞(28)
	党务工作者、学者——徐善广	柳维平(35)
	尹其光——行政与科研一肩挑的人	朱 儒(39)
	忆恩师李格非	蒋方淮(43)
	李德永教授与《中国辩证法》	汉 江(47)
	刘厚利博士对油菜育种的奉献	高永同(51)
	生物学教授孙昌璜	吴晓东(59)
	乡教宗师李启东	夏立义 李启秀(66)

拼搏的诗 奉献的歌

——记“长征”三号火箭总体设计师龙乐豪 乐 杰(69)

著名航天技术专家李绪鄂 李金奎(75)

工 程 师 风 采	长江大桥的第一设计师李文骥	唐寰澄(78)
	苏联桥梁专家西林在汉阳	唐寰澄(84)
	我的“钢铁工程”之路	陈煦天(88)
	建筑行业的多面手詹财斌	戴大定(93)

归元寺高僧昌明法师 俞汉民(97)



7C32/13

1994 年第 1 辑

(总第五十五辑)

神农 传人	“抗炎 6 号”注射液的发明者李鸣真	尉 武(102)
	肝病专家李绍白	李 文(113)
艺 苑 英 华	名重江南一画师 ——忆先伯父赵种青	赵熙文(118)
	书法家赵石桥	赵熙文(125)
	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	林洪才(130)
军 政 生 涯	一位老红军的足迹 ——王海山传略	陈华忠(137)
	从印刷工人到革命家的蔡书彬	林居先(142)
	坚贞不屈的萧雅棠烈士	沈清沛(150)
	吴明勋在武汉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	匡 侯(155)
	热心支援抗日的陈八爹	樊明辅(165)
	抗日初期的监利县县长郑桓武	朱茂凡(171)
	我国第一代飞行员周大觉	周莎白(181)
港台 旅人	怀念老友陶涤亚	龙从启(186)
	“洪发利”和高国洪先生父子	戴朝润(190)
	致力于祖国统一的周法云	天 德(194)
人物 简介	越南政府礼堂设计者周凝粹	周凝萃(197)
	甲骨文专家姚孝遂	姚 林(199)
	李立国教授对航天工业的贡献	金 陵(201)

本刊特稿



汉 剧

大 师

陈 伯

华 的

艺 术

生 涯

●黄 靖

1919年2月23日,陈伯华诞生在汉口汉景街坤厚里。外祖父姓陈,是一位殷实富有的商人,据说,祖上曾是八旗驻沙市的军官。她母亲从小进过教会学堂,能识字断文,曾在黎元洪夫人主办的教会女子学堂里教过书,是一位地道的汉剧迷。

当小伯华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就抱着她出入戏园。说来也怪,其他小孩听见那震耳的锣鼓声,看见台上花脸那奇形怪状的脸谱,都会吓得大哭,而她却出奇地乖。三四岁时,她就开始着迷似地哼呀唱呀起来,常常趁着母亲不在家时,把箱子里的红衣绿袄翻

出来穿上，把盖在弟弟摇篮上的一块粉红色的珠罗纱披在身上，又舞又唱。她母亲见了，又恼又好笑，叫道：“毛毛，你把这些东西搞成狗屎渣，看我打你不打你！”可是母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打过她。有时听到街上有人唱湖北大鼓或渔鼓道情，她马上跟着学，学得大概还象那么回事。此后，左邻右舍都戏谑地称她为“毛角”。记得当时有一首童谣：“月亮一出照树梢，打个呵欠伸懒腰。唉哟，啊，啊，瞌睡神又上来了。”她一边唱，一边拿着手帕伸懒腰，打呵欠，装出一副打瞌睡的神态，逗得人们忍俊不禁，哄笑四起。“好！毛角，再来一遍。”听到这声“好”，真比吃糖还高兴，她唱做就更起劲了。以后，凡有人要她唱什么，她便大大方方地说：“那你拿个手绢给我做呐！”于是，这首童谣就以它稚拙的童趣出了名。渐渐地，她爱唱爱做成了习惯，有了瘾，人家不要她唱，她也唱，甚至唱个不停。这也许就是民间艺术用那仁慈而充满生机的手悄悄地推开了她

幼小的心扉，开始点化着她吧！

大概在伯华六岁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从天而降，家里的台柱子——外祖父不幸去世，正象平稳航行的大船断了桅杆析了舵，她们家里失去了主心骨，家境从此衰落了。伯华的父亲文臣秀成了一家之主。这个曾经是一个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后来由于失业，只好在巡捕房里找个差事。也许是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也许是工作环境的恶劣影响，他令人惋惜地随着罪恶的旧社会沉沦了。此时他趁机变卖了陈家产业，带着陈母祖孙三代回到他的家乡，汉阳九指山下的一座村庄。

来到乡下，伯华父亲原形毕露，他家中还有一个凶悍狠毒的老婆。伯华外祖父留下的钱财被父亲侵占后，伯华母女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她父亲和那个女人狼狈为奸虐待她们祖孙三代人。外祖母又气又恨，在一次阻止父亲殴打母亲时，被父亲推倒在地板的天井里，不久便含恨去世。

在乡下的一年多，伯华母

女尝到的几乎全是非人的折磨和痛苦。但是即使在那样恶劣的逆境中,由于乡间自然景色的抚慰和邻居小姐妹的友谊,使伯华对艺术的喜爱和向往又常常梦幻般地出现。她会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痛苦而沉浸在孩童天性的喜悦中。每当她陪母亲来到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那撒满芳馥鲜艳野花的翠绿的山坡、那郁郁葱葱的树林、那活泼欢跃的山雀野鸟,都激动她的心。她喜欢听船夫唱湖北的船号子,一直目送他们远去,耳边还萦绕着那悠远而动听的号子声,心里无限地舒畅。她常常在万顷新碧的春野上,望着蓝天,走着莲步。真奇怪,在乡下她竟也忘不了那城里的戏台和演员,甚至他们的台步和演唱。正是家乡山水的滋润,使她对艺术的酷爱没有被残酷的生活所扼杀,倒反而默默地的心灵深处胆怯而又顽强地萌芽。

岂料某日有一位好心的亲戚慌慌张张赶来告诉伯华母亲,说是她父亲和那个凶女人私下商定将她们卖给别人。惊

慌之中,伯华母亲带着她逃出了父家。几经波折,受尽了人间的冷眼,她们终于流浪到了汉口的街头。正是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大雪纷飞,她们举目无亲,无家可归,只好躲在一户人家的楼梯底下。人,有一种非凡的求生力。就在那冰天雪地的夜晚,又有几天没有吃饭,她们居然没被饿死冻死。第四天,天蒙蒙亮,楼上就有人推窗刷牙,发现了雪堆中的她们,问道:“你们是哪来的?好象哭了一夜。”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怜惜地将伯华母女带到楼上,知道她们的遭遇后很同情,富有一副侠义的心肠,经过邻居一商量,便将她们安顿在楼上的过道里。不久,伯华母亲在邻居们帮助下,找到了洗衣、倒马桶等最为人所鄙视的活计,总算能够糊口了,也暂时有了一个“家”。

七岁那年,母亲为伯华做了新衣、新鞋,送她上学了。母亲的希望、梦想、欢乐和幸福全寄托在这上面。但是转年夏天的一天,她亲眼看见了学堂外

面，还有孔门弟子——大学生当叫化子这桩终身难忘的事，使她触目惊心，无情地击破了母亲为她编织读书赚钱的美梦。恰巧这时，她家斜对面的美人巷铜业会馆三楼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汉剧女科班——汉剧训幼女学社，招收十岁左右的女学员。伯华偷偷地拿着母亲给她缴学费的钱，独自去报了名，又不声不响地一个人到那儿参加了考试。虽然她动作灵敏，也会做戏，但没有嗓子，这是学戏最至要的缺陷，师傅们都摇头。有一位师傅细细打量伯华，沉吟了一下，很坚定地说：“这个伢我要了，算我包下了，我为她教戏。”他就是伯华的恩师刘本玉。他看出这个圆圆脸，大大眼睛，聪明伶俐的女孩，有一种不易为人发现的灵气，执意要把这块璞玉雕琢成一块玲珑剔透的美玉。

伯华母亲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非常心疼和恼火，她不容伯华申辩和解释，拿着扫帚便向伯华打来，一直从美人前巷追打到美人后巷的科班门前。伯

华坚决要进女学社，最后母亲气得痛哭了一场，无可奈何地送她进了女学社。从此，伯华就开始了为之苦苦奋斗了一生的汉剧艺术生涯，她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汉剧艺术事业。

汉剧女科班共收了六十五个艺徒，全部以“新化”两字做艺名，意为开一代风气之先。伯华的艺名叫新化钗。大家学戏、排戏、睡觉，都在一间六十多平方的房间里，拥挤得象个鸽子笼。学社的班规非常严，体罚也很残酷，稍有疏忽或不顺师父的意，就得挨竹板。如果有人严重犯班规，大家都会受株连，个个被“打公堂”。因为都是穷人家的姑娘，一般都很温顺和听话。四五个月后，大家都初步掌握了“四功”和“五法”，而且还学会了一些传统折子戏，开始“出台”。不过伯华并非一个天赋好的演员，除了人伶俐乖巧外，却没有具备戏曲演员所必需的一副好嗓子。这样，她只得先学老生，后学青衣，再学小生，然而看样子都没有什么培

养前途。最后还是刘本玉师父保了她的驾，叫她改学花旦，这才总算让她在科班留了下来，直至结业。

女学社是靠募捐办起来的，由于资金困难，艺徒们不得不边学边演，挣点微薄的收入，以贴补开支。科班除在戏院公演外，还应邀去唱堂会。一次震寰纱厂的大老板徐荣庭做六十大寿，要女学社去演出祝寿。孩子们第一次来到这样的豪华之地，心存畏惧。伯华的心情格外紧张，在演《断桥》中的青儿时，她做了很多戏，赢得了掌声四起，然而主人却说：“新化钗人倒长得讨人喜欢，做得也灵活，就是唱戏象过电影一样。”当时电影还处在无声时期，他说这话就是讥讽伯华没有嗓子，唱得不好。散场后，众人四处寻找伯华，好不容易在茅房里找到她，她的双眼已哭得肿得象桃子。刘师父边安慰边严肃地说：“唱戏还能怕人家说东道西，人家说你没嗓子，你就不能争口气，练出嗓子来？勤能补拙呀！”刘师父的话象重锤般撞响了伯

华的心弦。每天早起，她跑到江边开始吊嗓。逢到积雪皑皑，清晨雪地里的第一个脚印就是伯华的。1929年冬天特别寒冷，有些小河小湖竟冰封二三个月，连迎亲的花轿都能从冰上抬过。她每天顶着针扎的寒风，去江堤上吊嗓子，一连几个小时，脚上生满冻疮，鲜血直流，她全然不觉。一天回到家里，脱了鞋又脱袜子，没想到连皮带血一起揭了下来，她的心都疼冷了。寒来暑往，光阴荏苒。大概是十二三岁之间，一天夜里，她在梦中突然叫道：“许仙，强盗，哪里逃！”没想到喊声那么清亮和激越，顿时惊醒了师父和姐妹们。刘师父欣喜得老泪纵横：“金钟敲响了！伢呀，你有嗓子了！”是的，伯华有了嗓子。从“猫叫嗓子”变成“悦耳嗓子”，这中间该付出她自己与刘师父多少血汗啊！

女学社第一次闯荡江湖，是汉口以外的九江，在一个简陋的戏院，同一个京班轮番演出。在九江演出期间，伯华演完了她会演的全部戏码——仅仅



△《二度梅》剧照。陈伯华饰剧中的陈杏元(1957年)。

是开场的垫戏后,绝大部分时间是给别人当龙套。但是,她不愿随意抛洒宝贵的时间,每天不是默戏就是练功,在台上偷艺。有一次演出《打侄上坟》,但扮演小生的演员临时怯场,打死也不肯出场,另一学小生的

姐妹也不敢顶,吓得躲在暗处,连气也不敢喘一声。正当大家急得不知所措时,伯华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演!”当时处境危急,老板虽不放心,也只好让她出台去了。说也奇怪,刚一场,她全身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松弛了,居然从容地伴着锣鼓点,迈着小生蹒跚的台步,到了台口,还未念第一句台词,台下便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伯华首次反串顶角,取得了出人

意料的成功,观众一个劲地叫好。刘师父兴奋得连声说道:“我的伢开了窍,入门了!”从此,科班演出的戏码上就少不了她的正戏了。

不久,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伯华坐科结业。经师父和母亲努力周旋,搭上了名生角刘玉

楼去沙市唱戏的班子，充当当家贴角。沙市是一个有名的“戏迷城”，历来有嗜好汉剧的传统，并且涌现过一大批如余洪元等的汉剧老前辈。当年在汉口只要挂上“荆沙名角”，观众便会另眼相看。伯华在沙市义演三天后，主演打炮戏《打渔杀家》，一炮打响，轰动沙市。她一连在沙市演了近两个月，场场都爆满，她的名字可以说响遍了沙市城。

从沙市载誉回汉，武汉的大水已经退了，伯华开始在“满春”、“新舞台”等剧场演出，并在汉口崭露头角。为了扩大影响、赢得更多的观众，她拜杰出的汉剧名贴董瑶阶（牡丹花）为师，又受业于名旦李彩云，取艺名“筱牡丹花”。她接连排演了《贩马记》、《玉堂春》、《坐楼杀惜》、《度牡丹》等戏，名声越来越大。

1934年伯华母亲在“新市场”亲自为她组建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汉剧戏班，其中就有几位汉剧界的泰斗，和她同台演出，她尊敬的董瑶阶先生也在

其中。幼时她虽然看过他的许多戏，但毕竟幼稚无知，无法领略他技艺的高超和精深之处。这时，趁着这难得的机会，伯华饱览了他的全部拿手戏，如《挑帘裁衣》、《醉归杀山》、《坐楼杀惜》这一类泼辣旦戏，以及《活捉三郎》等高技巧的贴旦戏，真使她目不暇给，如痴如醉。看完他的戏后，伯华爱缠着他们问个不停，由此领悟到他们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不但入木三分，而且没有半点做作的痕迹。与此同时，她还有幸和汉剧名旦李彩云先生同台演出《双回国》。当时李已年届五旬，身材肥硕魁梧，但他善于扬长避短，把粗大的手掩盖在水袖里做戏，仍然显得娇弱纤细，不胜轻寒之感。正如董瑶阶先生说的：“李师父的道艺是真道艺，就象精酿原汾一样，掺不得水，掺了水就会变味。”李先生精湛的表演使她眼界豁然开朗，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于是，她想学演青衣的强烈愿望，象火一样越烧越旺。这样，她就学演了《三娘教子》、《宇宙锋》、《芦林

会》。不久李彩云先生就邀请她和他合演《四郎探母》，这回他演萧太后，却让伯华演铁镜公主，并给她作了许多指点。这次合演又获得了成功，从此伯华就开始了兼演青衣、花旦的艺术生涯。

陈伯华以“筱牡丹花”的艺名演出红遍了江城。只要她挂牌演出，剧场人山人海，汉口为之不夜。但她并未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她逐渐感到了一种新的不满足。因为教师们大多是晚清时代的人，他们的表演毕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演青衣旦角时，由于受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哭不露齿，手不出袖，莲步轻移”的传统观念束缚，演起来就比较拘谨守旧，不敢大幅度地撒开，影响了舞台艺术形象的塑造。为了艺术上的前进，伯华开始有意识地同那些有革新精神的汉剧前辈合作。当时名净朱洪寿和生、外兼擅的名演员周天栋，都是红极一时的戏剧改革家。朱认为余、董的表演尽管有过人之处，然而

偏于保守。他很欣赏陈伯华不拘传统的活泼大方的表演。于是由他和伯华在长乐戏园组织了一个新班。新班组成后，朱洪寿就提出了“复兴汉剧”的口号，决定排演新戏。由他出面，请戏剧界老前辈刘艺舟为伯华写了《霸王别姬》和《红拂传》两台新戏。这两出戏格调高雅，姿态绵密，既能充分发挥汉剧的特点，又富有新意，剧情和人物都充满激情。每当霸王唱到“孤好似鹰隼盘空无击不碎”，虞姬接唱“妾愿作雁侣鹤俦把大王随”时，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彩声四起。接着刘艺舟又为伯华移植了一出《空门贤媳》。这出戏写的是一个旧家庭为争夺家产，后母逼儿媳弃夫别子削发为尼的故事。表现了被压迫妇女的苦难命运。伯华每演此戏，总是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感天动地。

陈伯华通过排演新戏，进一步奠定了在汉剧舞台上的地位。她和张美英、万盏灯一起，被并誉为汉剧第二代花旦三鼎甲（第一代是黄大毛、花牡丹、

陈素秋)。从此,她不再只是和那儿出老戏打交道,在行当上她也第一次明显地跳出了四旦、八贴的藩篱,并为解放后创作《宇宙锋》、《二度梅》等戏打下了基础。

旧社会有“世上有三丑:王八、戏子、吹鼓手”的说法。演员,特别是女艺人更是达官贵人的掌中玩物。伯华俊美的长相和精湛的演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从此宁静的生活便结束了。除了赞美和祝贺的福音外,社会上的大小魔鬼,各种各样的权贵、流氓、地痞都会来包围她。轰动武汉三镇“富贵人爱牡丹花”的风流公案就是其中一例。陈伯华成了谣啄的中心,流弹的目标,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终日处于惶然之中,担心飞祸临门。一天深夜,伯华刚卸了妆回到家,突然一群流氓闯了进来,为首的是汉口有名的流氓头子、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爪牙施博,他喝得醉醺醺的,掏出枪往桌上一拍,叫道:“今日个我是娘也要,儿也要!”把伯华母女吓得直发抖。

幸亏他喝醉了,往床上一倒便呼呼大睡。她母女提心吊胆地连夜逃到乡下躲了两个月。后来施博在一次内讧中被人打死,伯华母女才又平安无事地回到了汉口唱戏。还有一次伯华演《梅龙镇》,正托着茶盘准备上场,一个流氓用荷叶包着大粪喇地向她掷去,她见状一闪身,打得别人浑身是臭粪。大约一个月后,那伙流氓又闯了进来,公然把伯华扣押起来,强迫她和他们“相好”,否则就要将她装入麻袋丢到江里去。幸亏母亲和刘师父赶到,才制止了这场横祸。在旧社会那黑暗势力一手遮天,肆虐横行的情况下,伯华没有沉沦,没有被人攫为手中的玩物,应该感谢她的母亲。一方面,出于深厚的母爱,使母亲勇气倍增,正象母鸡护雏鸡一样,一旦遭到老鹰的攻击,它会奋不顾身地抵御,以致使凶残的老鹰也不敢恣意妄为;一方面,不幸和艰辛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母亲原有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敢于抗争,甚至相当泼辣的女人,她结交各样

的人物,甚至三教九流,周旋于社会之中,谁要是与伯华实在过不去,她也会使出一些狡狴的手腕攻击对方,使之不敢过于放肆。伯华就是在母亲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庇护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挣扎、搏斗和奋进。但是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为伯华的命运十分担心,为了保全女儿的清白和性命,母亲希望能为伯华找一个好的归宿。

1936年,陈伯华拥有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她与刘骥先生的爱情和婚姻长达17年。其间有甜蜜中的欢乐,也有温馨中的惆怅。这17年的岁月,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表面上是脱离了舞台,牡丹花似乎被供养在豪华的别墅里。然而陈伯华迷恋艺术、迷恋汉剧的缱绻痴情,一刻也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优越的物质条件,恰恰成为探索技艺的保证。刘骥曾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后来,他不满蒋军的倾轧,便弃军从商,走上了所谓“实业救国”的道路。伯

华母亲认为他有学问,举止谈吐持重有修养,会是个可靠的女婿,于是便果断地应允了这门亲事。

1936年11月18日,陈伯华告别了酷爱的舞台和亲爱的观众。两天之后,她和刘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住进了汉口洞庭街的一座配有花园的洋房。

是的,陈伯华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的“靠山”,这使她的艺术生命因此没有凋谢。婚后,她丈夫带着她漫游了全国著名的大城市,那奢侈的大饭店,豪华的夜总会以及那灯红酒绿的游宴,纸醉金迷的生活,都没有使她感兴趣,相反,她会因无聊、空虚而缅怀她自己的艺术,甚至痛苦得晚上哭湿枕头。后来刘骥不再强求她周旋于应酬和玩乐之中。她就刻意揣摩了各种地方戏曲,欣赏了文学、美术、民歌、说唱等艺术品种,观摩了大量的西方著名影片,从中受到启发。她爱卓别林的电影,感到他入戏很快,就特别注意学习他的技巧;她看《魂断蓝桥》,就反复揣摩影片中女主人

公那三次准确传神而有层次的眼神运用。另外，象《铸情》、《蝴蝶梦》等，每部片子她都看了不下二十次。她喜欢赵丹、阮玲玉等人真切自然而有个性特点的表演。同时她又受丈夫的影响，欣赏了西洋歌剧和歌曲、浏览西方油画、雕塑。在家中，刘骥又为她请出了白俄专家教她弹钢琴，学跳俄罗斯芭蕾舞。正是这时期对西方艺术的基本了解，给了陈伯华以后的艺术以极大的帮助和借鉴。在上海，她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与他长期切磋艺术。她几乎饱览了梅先生的所有演出，还不惜乘飞机，去匆匆“赶场”。她从名家的演出中受到陶醉，也受到感召和启迪。为了追求艺术上的至善至美的境界，她将楼上楼下所有的镜子集中于卧室，开始她低吟浅唱，手舞足蹈还有所顾虑，渐渐地就不能自持，后来干脆对着镜子练身段和表演，有时她一个人演一台戏的全部角色，沉浸在艺术创造的境界之中。一种有意识的极为强烈的

创作欲在心中升腾。一天，陈伯华到梅先生家作客，即兴演唱了一段京剧《凤还巢》，刚好被外出归来的梅先生听见，他一进门便喜不自禁地说：“你这是梅派！”陈伯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我是陈派！”梅先生误以为她讲的是程砚秋的“程派”，惊讶地问：“程派？”陈伯华笑着说：“我说我是陈伯华的陈派。”她的话引起了一片友好的笑声。虽然这是一时兴之所致的玩笑，但陈伯华这时已在锐意追求唱腔中的流畅与华丽的意境，表演上的典雅细腻及纯净的风格。别墅里的牡丹象海绵吸水似地不断地吸收各方面的艺术营养，为创造“陈派”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她具备了一个著名表演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表演技巧。

岁月如水，经过 17 年的探索、研究，解放后陈伯华回归梨园，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她就象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1952 年，中南行政委员会决定

派中南文艺处处长崔嵬出任导演，和陈伯华一起对汉剧传统剧目《宇宙锋》进行重新修改加工，“推陈出新”，把不合理的情节删去或改得更为合情合理，把陈旧原始的土汉腔改为字正腔圆有韵味的汉调。在表演中，陈伯华把握了动静、刚柔、张弛、简繁、浓淡的艺术辩证法，使这一古老剧目别开生面，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中轰动京华。那天台下的评委中，有德高望重的京剧老前辈王瑶卿和梅兰芳等“四大名旦”。演出后，他们来到后台，老先生热情地同伯华打招呼，并夸奖说：“演得这般精彩，这般动人！”梅先生好象突然想起什么，笃诚地说：“您这是陈派！”原来，他居然想起当年在他家清唱《凤还巢》后，陈所说的一句玩笑话。这次会演，陈伯华荣获演员一等奖。她的艺术象一朵芳香四溢、绚丽夺目的牡丹，绽开在新时代人民戏剧的舞台上。

荣誉象金色的花朵缀成的光环，陈伯华拥有这样夺目的光环，却承受着一种政治压力：

她的丈夫刘骥原是旧军人、大资本家。是当人民艺术家，还是当“资本家的姨太太”、“少奶奶”的选择，使她陷入痛苦的深渊。她舍不得也不忍心离开丈夫，可她又深深知道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汉剧迷，再也不能离开舞台，汉剧就是她的生命，舞台就是她的生命，失去这些，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终于她与丈夫忍痛离异，刘骥从此去了故都南京。

陈伯华是坚强的，家庭遭遇的不幸，未减她对事业的热爱和赤诚。全国会演后，她率团到上海、南京、天津以及南方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成千上万的观众为之倾倒，汉剧声誉远播四方。

1953年，她随贺龙同志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功臣”称号。

1955年，她应邀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在苏联，她被称为“东方美人”。她在热烈的欢迎中，表演了一段《断桥》。当时，

她脚穿高跟鞋，身着苏联朋友送的民族长裙，来不及化妆，就信手取过一把大折扇作道具，在大使馆小小的舞台上，又唱又舞。她演唱的一段[二黄]，如莺啼燕鸣，余声久旋。苏联朋友纷纷赞扬她的演唱是“中国古典花腔女高音”。

1957年春，陈伯华带着新排的《二度梅》、《柜中缘》、《秦香莲》等剧目，赴上海演出。公演那天，上海戏剧界的名流毕集一堂，一批国外专家也慕名而至。中间休息时，专家们突然离场而去，中心座位空了一大排，剧场经理急得满头大汗。大约再开场后的几分钟，那群专家又回到场内。专家组长不无歉意地对经理说：“刚才我们趁休息时间去订购了一只花篮，每人捡自己最喜欢的两朵花放上去，准备献给剧团。这样，来迟一步了。”戏一演完，观众和专家们潮水般涌向台口，有的观众将随身携带的饰品呈现台口，排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大串。专家们抬着比人还高的花篮送上舞台，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中外两种文字：“一串闪闪发亮的珍珠——敬献陈伯华。”狂热的观众挤在台口，久久不肯离去。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赞赏陈伯华的演出，他特备丰盛的家宴宴请陈伯华。不久，《柜中缘》、《二度梅》继《宇宙锋》之后，又搬上了银幕。陈伯华的表演艺术享誉海内外。

1960年陈伯华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名旦角讲习班。一天上午，她和表雪芬、常香玉、红线女接到通知，周总理和邓大姐请她们晚上去赴家宴。总理的亲切关怀，使陈伯华想起了一幕幕难忘的往事：

全国会演时，天很冷，周总理叫政务院的同志给她们每人发了一件绵大衣，并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周总理高兴地说：“你是汉剧的后起之秀，要一代超过一代。”还有一次，周总理路过武汉，适逢汉剧团在省府礼堂演出《张羽煮海》。直到演出完时，大家才发现周总理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总理会见了大家，以商量的口吻说：“伯华同志，我作为一个老